



支教的1988级同学在指导孩子们上机，
电脑教室也是他们捐赠的

的，李向荣！

发82贾松涛同学曾在某群说过，要像明天就要死去一样生活，要像得到永生一样追求梦想。不管他是自己说的，还是转述的，我听了觉得挺有道理。30多年前，我们曾一起意气风发地进了清华园，30多年过去，阅尽千帆，洗尽铅华，归来时仍是意气风发，生气昂扬。生活着我们的生活，梦想着我们的梦想，在晨风中奔跑，在夕阳下歌唱。

（摘编自公众号“清华88”）

“打铁班”地理杂记

○黄青山（1988级机械）

在京城西北，有一座屹立数百年的园子。每到仲秋时节，便会有一群稚嫩、青涩的少年带着憧憬涌入，如蜜蜂一样在园子的各个角落采集着花蜜，五年之后的夏天涌出园子，忙碌在世界各地。而这里面，就有一个雄性纯度高达100%的群体：是的，铸8！清华最后一个以“铸”为班名的班级。曾经，铸8某期贴在三教的班刊上有一句铁铮铮的话：铸8，32条铁打的汉子。被福至心灵的某位高人在上面添了画龙点睛的一笔，铁打变成打铁，铸8的专业特性瞬间生动了起来。

铸8全班32名同学，来自26个省、市、自治区。黑龙江伊春，曾经是中国最冷的地方，第四任班长邱伟就来自于此，毕业留校读博，后来去了美国，据说是“挨踢”行业人士。首任班长张庆宇来自吉林，本班最神秘、除了教室外基本上见不到人的同学，吃饭奇快，所以食堂里见不到；学习刻苦，熄灯前肯定在哪个教室或者图

书馆，所以宿舍里也见不到。经管学院读研后负笈美国，曾任阿肯色大学教授。前些年已经“海龟”，成为深圳大学一名光荣的教授。同样来自吉林的还有周德宝，和张同学一样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也在美国，也是教授，明尼苏达大学。全班个子最高的可能是李万泉，辽宁人，除了自学成才弹得一手好吉他外，在班里似乎没什么特别的事迹，但毕业时却让班里许多人掉了眼镜。一是和本专业几个年级都出不了一个的师妹好上了，二是PK掉无数高手进了五矿，之后派驻英国、澳大利亚。东北板块最后出场的则是来自内蒙古、留在园子里的陈祥。“祥子”的事迹比较简单，怕冷、招蚊子、英语好。冬天穿得最多的陈祥，到了夏天可能是全校最早挂蚊帐的。现在，“祥子”是班里少有的本专业人士，研究领域是发泡铝。

还是园子新人的时候，我们住的是7号楼，218宿舍大概是想让大家以最快的

□ 值年园地

速度被同学们认识，每个人在门口贴了一段自我介绍，而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是一根筒骨。嗯，这就是甘肃地图，杨俊同学画的。杨俊是个瘦高个，看上去显得有些深沉，实际上却颇为风趣，在 ORACLE 公司从北京一路混到加州湾区的总部。杜小林则来自青海，其家书均用毛笔正楷竖写，而这也是他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。小林说话时大多表情严肃，很少有随意的时候，和同学的争论也是一本正经。他现在在某部委工作，时常驻外。来自宁夏银川的黄滨鹏，特征鲜明，个子高、块头大、年龄小。看问题的角度比较与众不同，在卧谈会中喜欢和人抬杠，往往成为众矢之的，被称为“大愚若智”。黄滨鹏是班里较早创业的同学，国内 GIS 行业的先行者，其企业堪称 GIS 行业的黄埔军校，为自己培养了不少竞争对手。王晖，陕西西安人，海拔在班里和李万泉一时瑜亮，也许是因为爱笑的关系，面相很容易让人想起米老鼠。王晖对汽车有着特别的迷恋，曾经花几个月时间用作业纸组装出一个重型卡车模型。毕业后去了北京吉普，现在北京从事瑞士机械设备方面的工作。

东进华北平原的最后关隘，娘子关。



2023年4月毕业30周年聚会，返校的部分同学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龙智宏、左涛、雒运朴、胡学工、陈祥、梁金辉、杜小林、黄青山，后排左起：张镛、龚本顺、黄滨鹏、郑继刚、张宏伟、沈文、丁世阳、彭小刚、李凯

这里有山西的李根福，一个认真对待世界的人。例如临毕业时走遍校园每个角落，留了不少照片。又例如爱情，我们都知道根福很早就有一个很漂亮、还在上中学的小女朋友，他第一个小长假就远赴杭州“探亲”，毕业后更是放弃读研，义无反顾地奔赴杭州工作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如今他们仍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生活，有了一个和根福一样认真对待这个世界的帅儿子。老子英雄儿好汉，提前两年保送清华姚班，现已 PHD 在读了。娘子关东，有国际庄的梁金辉，人称“老梁”。老梁富态、稳重，很有领导的样子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做起事来从容不迫。就连体育，也把群众喜闻乐见的引体向上，改成了不具任何观赏性、只看实力的双臂屈伸。毕业时老梁也去了五矿，先后派驻过不少地方，还出口转内销反派驻回北京，算是海归。同样来自河北的还有雒运朴，人称“老朴”，性格温顺，浓眉眼不大，话不多，声不大，典型动作是皱眉、挠头，典型表情是“呵呵”。“老朴”的高光时刻应该是骑着一辆随时随地可以变成原材料的破车，去了十渡而且原人原车返校。老朴现在京从事知识产权、专利方面的业务。河南，则有

第二任班长胡学工。胡班长并不胡学，学习认真，热心班级事务，学习成绩自然也是不错，毕业后读研，大概是班里第一个正高。如今的胡班长，智商明显看涨，直观地说就是聪明绝顶。在京经历了科研院所、创业之后已经光荣“退休”，让“资本”去打工了。继续往东，这

里有泰山，也有郑继刚，人称“阿刚”。阿刚有着山东汉子豪爽的一面，心地善良，心直口快。不过，有时候着急起来，口的速度显然没有跟上心的速度，就显得有点结巴。因为一段实习，阿刚在班里创下三段佳话：酒量大涨、尚未离校就拿到新房钥匙、且已谈婚论嫁，成为班里第一个有家有房的人，让人艳羡不已。在张家口工作数年之后回了泰安，现为山东泰高电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，是班里唯一在本专业搞实业的同学。

作为一个进园子前抬头见山的山里娃来说，平原无疑是令人大开眼界的，而出国则闻所未闻。初闻，还是因为家住北太平庄的李凯。李凯同学长得颇为可爱，圆乎乎的，给人一种很柔软的感觉，脾气也好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一入学李凯就在床上摆了个书架，码了很多托福的书。毕业上班地点就在王府井，令人艳羡不已。管澍，家住北京房山，能说会道，爱玩爱笑，典型的阳光男生，打牌、踢球都有一份，尤其爱看武侠小说，曾经有过点蜡烛在被窝看小说引起一场小火灾的“壮举”。也许是因为贪玩，缺考体育且拒绝补考导致累计四门主课不及格被迫提前毕业，离校后再也没有消息。张镭同学，家住毛家湾附近，人称“镭子”。镭子算是型男，个高肤白，外形硬朗，自一入校就不断地收到情书却不为所动。那时候模特这个行当还不吃香，否则镭子往模特界发展，没准也是有不小前途的。毕业后去了中技，后转任永新视博负责营销，也算是国内数字电视行业的风云人物了。北京同学中，最偏远的算是平谷的赵大军，操着一口标准的京片儿。大军为人热心，性格爽朗，人未见，笑声先到。毕业时回了平谷，后投

身建筑行业，组建了自己的施工队伍。

从北京南下，大运河的南端是浙江，这里有来自嘉兴的沈文，第一任团支书。一看就知道是从有文化的地方来的，沈文外表温文尔雅，讲话和风细雨。甫一入学便参与组织了系里迎接我们自己的迎新晚会，为同学们融入大学生活做了不少工作。毕业后，沈文留校读研，后赴苏州创业而有成，主要从事精细化学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及国内市场的开拓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这里有我们的第三任班长马勇，他可能是班里最小的，也可能是班里最聪明的。关于聪明这一点，大致可以从外表判断，眉清目秀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。聊天打牌什么的挺来劲，学习看着不怎么认真，但每每都能让自己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还选了计算机的第二学位。毕业后立志服务桑梓，数年后五道口研究生毕业进入建行，现在是经常能在搜索引擎里看到的基金界大佬。烟花三月，还有油菜花，董剑鹏，来自中国最美乡村所在地江西婺源。董同学总是身影匆匆、不苟言笑，成绩也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。每次从老家回校，都会带着许多瓶瓶罐罐，什么鱼干、茄丸，等等，无一例外都是辣的，极辣。董剑鹏毕业时留校读研，现在美国，与班里同学几无联系。华东板块唯一的学渣，是福建莆田的黄青山，在下本人。黄同学兴趣广泛，啥都凑一份，但都不是那么专注。大学期间在机械厂打过工，卖过磁盘，替班主任画过图，三年级起帮精仪系老师做课题，后混进校毕业分配办公室旗下的《就业指南》编辑部。毕业后，黄同学不忘初心，混过汽车、数字电视、大数据行业。如果说有值得一提的事，那就是在厦门认识了清华计81的某女生，并以一首情诗

□ 值年园地

博得美人心，真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学点本领总能用得着。

如果说，打铁班在校五年，有什么校级名人的话当属四川的左涛，人称“左公子”。左公子肤色极白、头发微卷，戴着一副薄框大眼镜，穿着讲究，文艺范十足。左公子能说爱笑，时常听到他从某个宿舍传出的“咯咯咯”的笑声。看着文文弱弱的“左公子”，却打得一手好排球。当然，既为公子，光打排球是不够的，歌也唱得极好。曾经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校园歌手大奖赛取得佳绩，并在1988级毕业晚会上，以《八月桂花香》《冰糖葫芦》让全场如醉如痴。毕业后，左同学去了宝钢，两年后返校读研，研究生毕业后又回了宝钢，2019年开始在多领域全方位创业。而原本同属四川的重庆，有彭小刚。小刚虽然名字带“小”，但人却显得极成熟，平常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，颇有老师们的风范。小刚社会活动能力极强，活动范围遍及北京各高校。曾经以没有任何头衔的学生身份，以一己之力举办了北京市高校汽车摩托车知识大奖赛，并成功地拉到了数万元的巨额赞助。小刚酷爱交谊舞，自学成为舞林高手，成功地打入人大、北大校园，成了知名的交谊舞教练。毕业后小刚义无反顾地成了“北漂”，在京创业有成，现为北京利泰恒通科技CTO。

沿着长江顺流而下，湖北有方佳平和龚本顺两位同学。因口音的关系，来自鄂州的方佳平经常被误解成“湖北欧洲人”。佳平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牌，拖拉机，口头禅就是“三缺一”，而实际情况一般是“一缺三”，但每天在宿舍走廊“三缺一”吆喝几声之后就能凑够一桌。除了打牌，佳平还喜欢踢足球，而且踢得不错，现在武

汉。龚本顺则是湖北监利人，人称“龚本顺子”，简称“龚本”，最喜欢别人称之为“老龚”，可惜大学五年始终未能遂愿。龚本就像一个组装后没来得及调试的机器人，全身上下动作夸张，脸部表情极其丰富、语速极快，用词极尽夸张之能事。听龚本讲话，那真叫一个绘声绘色。要是上春晚的话，估计一人就能把所有小品都给演了。毕业后龚本考上了人行研究生部，后专职投资，投着投着工程师本性涌现，又搞起了实业。隔着洞庭湖，另一头是湖南，来自株洲的张宏伟在班里论沉默寡言是毫无争议的第一。虽然惜字如金，但下得一手好国际象棋，拿了个北京市高校国际象棋赛的奖。不过偶尔跟班里同学下棋却会阴沟里翻船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个老师傅大概就是张宏伟同学吧。毕业后一直在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工作。

湖南向南就是贵州，一个“无驴”的地方，而这里有我们的第二任团支书张先波。来自“凉都”六盘水的他，长得颇为清秀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。毕业时读研，然后留校。现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神奇的公司，人不变，公司分分合合，现在叫Veritas，负责数据安全方面的技术工作。继续往南，彩云之南，是李昌平同学，爱学习、会跳舞，属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范例。大学期间什么都没耽误，学习名列前茅，毫无争议地拿到了班里仅有的两个直博资格中的一个，还顺便找了个隔壁的女友。现居美国加州卡尔斯班，干的事情和马一龙差不多，玩卫星。班里唯一的少数民族（壮族）岑崇来，来自广西百色。崇来同学最大的爱好是足球，有球必看，有球必踢；之后就是听歌，只听粤语歌，每年寒假都要带回很多粤语磁带，算是班

里的粤语歌推广大使。毕业时，崇来回广西，干的是纯正的技术活：通用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，后来又改行去大学当老师，“悟”人子弟去了。广西的另外一位同学是龙智宏，广西梧州人，除了学习不那么认真外，干什么都很认真，动手能力极强，后来还混进了校体操队。暑假到了，也是老龙大显身手季节。一会儿在6、7号楼中间的树林里收核桃，供全班同学开学享用；一会儿在校园里收罗废弃的自行车配件，并组装成可在校内正常骑行的自行车。龙智宏去了三星汽车，后“北漂”，接着去了广州，曾经是国内知名IBM小型机和存储产品技术专家，走哪儿都有学生接待。两广之东，是东莞的丁世阳，典型的广东人，挺瘦、有点黑、棱角分明，颇有点港星气质，一口标准的广普，每天

都要“杀个牙”什么的。虽然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但丁丁却书卷气颇重，学习甚为刻苦。毕业后回老家的政府部门上班，后自行创业，生产销售加油站设备，始终一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形象。

一万个日月轮转，铸8班告别清华已近三旬。二校门前的银杏黄了又绿，记忆里的打铁班依旧青涩。跌宕起伏也罢，波澜不惊也好，都抵不过见面时互相的一拳。回想3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许是心里有一种希冀，对未来的期盼，豪情万丈的我们离愁并不悠长；许是心里有一种豪迈，总觉得世界很小，充满渴望的我们别绪并不浓郁。30再聚，我想，我们依然可以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。酒醒，再回7号楼、28号楼、焊接馆……留一张不再年轻的合影，追一下依稀青涩的往昔。

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

○喻葭临（1999级水利）

从那黄河走到长江，
我们一生走遍四方，
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，
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。

……

——《水利建设者之歌》/《清华大学水利系系歌》节选

缘起

1999年高考前夕，家乡那条“无头无尾”、从县城中央穿过的小河，在多日暴雨之后泛滥成灾，淹没了大半个县城，也包括我所在的酉阳二中。不得已，我们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师范学校备考。

家乡是如此偏僻，我对大学就知道清华北大复旦，对专业的认知更是少之又少。不知道是不是受洪水的影响，也可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估分后，我在第一志愿填上了清华水利系。多年以后，才发现后来主持家乡那条河流治理的工程师竟然是系里的学长、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前辈，不免感慨，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

初见

1999年夏天的尾巴上，父母陪着我，历经两天三晚，来到首都北京。由于早到了两天，系里介绍住在清华幼儿园附近一个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室招待所，条件差强